

| | |
|--------------|---|
| Title | 《北京官話伊蘇普噏言》成书的多文化因素 |
| Author(s) | 王, 周明 |
| Citation | 言語文化共同研究プロジェクト. 2019, 2018, p. 11-20 |
| Version Type | VoR |
| URL | https://doi.org/10.18910/72752 |
| rights | |
| Note | |

Osaka University Knowledge Archive : OUKA

<https://ir.library.osaka-u.ac.jp/>

Osaka University

《北京官話伊蘇普喻言》成书的多文化因素

王 周明

【提要】

中田敬义根据渡部温日译本《通俗伊蘇普物語》翻译而成的《北京官話伊蘇普喻言》有其独特的成书背景和翻译过程。留学北京期间，中田敬义一边使用《语言自邇集》跟从母语者学习北京官话，一边解读渡部温及其《通俗伊蘇普物語》，包括理解渡部温为何及如何将西方寓言与日本江户时期特有的咄本（短篇笑话集）形式融为一体的崭新尝试。在此基础上，发挥自己已有的汉文和唐话能力，活用中日通俗文学形式，以北京官话为主，糅合古文和俚语的词语及表达方式，完成汉译工作，并形成了一种特殊且罕见的说书式文体风格。因此，我们认为《北京官話伊蘇普喻言》是一个综合了西日中多文化因素、通过传承和变容才得以问世的近代化产物，了解它的意义不应只局限于它的教科书功能。

关键词：伊索寓言，多文化因素，近代化

1. 序言

汉语教科书，顾名思义，就是跟汉语教育有关。而始于明治时期的近代日本的汉语教育，尤其是处于学校教育环境中的汉语教育，就其必须顺应国情需求这个意义而言，在很大程度上一直都为国家命运所左右。特别是在日本下意识地在东亚地区扩大本国势力的野心逐步以战争和侵略的形式付诸于行动的大背景之下，日本的汉语教育就不可避免的带上了浓厚且敏感的政治色彩，其性质亦大大扭曲。大概正是因为如此，迄今为止除了在相关的历史研究领域以外，近代日本的汉语教育几乎从未被作为研究对象来加以注目过；而在进行相关的历史研究时，这一时期的汉语教科书也仅仅停留于作为辅助性的参考资料，其自身尚未被真正分析考察过。

中田敬义的《北京官話伊蘇普喻言》1878年（明治11年）完成于中国北京，1879年（明治12年）4月刊行于日本东京。目前已知的是，它是日本明治时期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汉语教科书。然而，作为一本汉语教科书，它却相当特殊。首先，它的语言形式是中国的，并且书名中关于“北京官话”的这一提法，是目前能够在文献资料里找到的第一例¹；其次，它并不是一本原创书，而是译本，即内容上是西洋的；最后，作为它的翻译底本的是渡部温的日译本《通俗伊蘇普物語》。换言之，《北京官話伊蘇普喻言》（以下简称为中田译本）是综合了多文化因素才得以成书的。

本论文旨在改变目前相关研究的停滞状态，从分析中田译本的语言特色入手，

¹ 2018年11月日本中国语学会第66回全国大会第一天的专题讨论会〈域外資料から近代口語を問う——文献言語学の挑戦と課題〉上，千叶谦悟的〈域外資料による官話研究〉报告内容里也提到这一点。

结合明治前期²学校教育中跟汉语教育有关的诸般情况来考察中田译本的成书，重新审视中田译本在包括其作为汉语教科书在内的传承和变容方面的价值。

2. 明治前期对汉语教育的形势需要与新的汉语教科书

近代日本的汉语教育始于 1871 年（明治 4 年）外务省所设置的汉语学所。明治前期，最初仅以培养实用口译人才为目的的学校教育中的汉语教育，一方面沿着唐通事以来的唐话稽古传统，一方面又不得不去适应包括日清外交在内的社会形势的转变。到了 1876 年（明治 9 年）这个分水岭，东京外国语学校的汉语科³不得不面临着将一直以来的南京官话教育切换为北京官话教育这一问题。

为了配合学校教育中的这一大转变，1867 年初版的《語言自邇集》成为当时日本国内北京官话教科书的唯一选择。于是，通过紧急安排，这本书终于赶上 1876 年 9 月的新学年开学，在东京外国语学校的汉语科匆匆登场。尽管《語言自邇集》在当时的日本国内尚不为人所知，却对从此以后的近代日本的汉语教科书产生了巨大影响。例如，其中最早的一本当属 1879 年（明治 12 年）6 月刊行的广部精所编的《亜細亜言語集支那官話部》，即以《語言自邇集》为底本，在整个明治时期广为利用。而在明治以后，此类教科书更是不胜枚举。

另一方面，从时间上来看，近代日本的汉语教育在切换成北京官话之后，由日本人编写的第一本汉语教科书，实际上指的并非上面列举的《語言自邇集》系列⁴的第一本——《亜細亜言語集支那官話部》，而是走了完全另外一条路线的，于 1879 年（明治 12 年）4 月发行的中田译本。该书在整个明治时代，除了使用北京官话这一点以外，可以说是无论形式还是内容都与同一时代《語言自邇集》系列大相径庭的极为罕见的一种汉语教科书。

然而受限于其在整个明治时期都被定位于作为汉语教科书来利用的性质，中田译本的流通范围仅限于日本，领域也止于汉语教育，几乎不与在中国境内进行的其他伊索寓言的汉译工作发生任何事实上的交集。因此即使理应视之为近现代中国的伊索寓言汉译成果之一，也是知之者少之又少。

3. 中田译本的语言特色及其与译者汉语学习简历、翻译流程的关系

² 本研究中对明治前期的区分，是着眼于近代日本的汉语教育史，指的是从始于继承近世唐话的 1871 年汉语学所的设置，到意味着唐话继承终焉的 1885 年（明治 18 年）东京外国语学校废校这一时期。

³ 根据六角恒广 1989，汉语学所于 1873 年（明治 5 年）划归文部省管辖，同一年东京外国语学校设立，汉语学所变成该学校的汉语科。

⁴ 此处所谓的《語言自邇集》系列，指的是包括了《亜細亜言語集支那官話部》在内，几乎原封不动地继承了〈散语〉、〈问答〉、〈谈论〉等《语言自邇集》所固有的形式内容制作而成的一系列汉语教科书。

为了方便学习者理解和利用，中田敬义在中田译本中加入了“日本文例言”和“支那文例言”，即中文例言和日文例言，后者使用的是典型的汉文训读体。其中的日文例言 3 中对汉译时使用的语言情况作了如下说明。

支那語ニハ、文話、官話、俗話等ノ種類アリテ、稍々差別アリ、我儕ノ通常應答辨論スルニ當テハ、多ク官話ヲ用フ、然レトモ、此書ノ如キハ、雜用シテ以テ借東挪西ニ便ス、

中文例言中没有相应内容，由此可以判断这一说明是为日本学习者准备的。而通过上述说明，我们可以明白中田敬义很清楚汉语分成了文言、官话、俗语等几种，相互之间是稍有区别的；但汉译时为了方便起见，却是有意识地在官话里混用了文言、俗语等等。

那么在具体汉译时是如何付诸实践的呢？下面，我们通过其中一则较有代表性的寓言故事〈風日比力〉——即众所周知的〈北风和太阳〉的个案分析来大致观察一下中田译本的语言特色。

3.1. 个案分析所体现的中田译本的说书风格

〈風日比力〉

有時候兒、太陽和風伯爭強、辯論不休、說、那麼、與其這樣空論、能叫那現在路上走的行客、脫下雨衣來的、就算是力強、風伯就施展本事、刮起暴風來、那行客、怕雨衣被風刮了去、緊緊的裹在身上、就在這時、太陽從雲中射出來、放開灼灼大光、消霧除寒、那行客、晒得很舒服、越晒越熱、到了兒忍不住了、自然而然的、把雨衣脫下來了、所以太陽贏了、用強暴成事、以勢力壓人、倒不如柔和勸教解人心緒的、好、

〈風日比力〉由叙述部分和会话部分构成，整体的语言是以北京官话为基础，好似一位说书人用讲述故事一般的语调而毫无停滞感地娓娓道来；会话部分像实际面对面对话一样，说话口气极为自然流畅；叙述部分亦如喋喋不休地说话一样，行云流水般地使用浅显通俗的语句一贯到底。

之所以能够这么认为，理由有二：其一，从故事的前后衔接方式来看，以“有時候兒”开头的闲聊风格的开场白，会话部分用“那麼”来开头的转换方式，用“就在這時”之类的表达来增强身临其境的感受或者加强对新变化的期待，通过“所以”来明确引导出结果，通过“倒不如”来传达转折语气等等，这些使得整个故事流畅一体。

其二，除了通过对场面精心描写来进一步增强北风的急躁鲁莽和太阳的胸有成竹、不紧不慢之间的对比效果之外，还熟用“辯論不休 / 消霧除寒 / 自然而然”等成语，并注意改成语“以勢壓人”为“以勢力壓人”，促成与“用強暴成事”的对偶形式，多用“風伯 / 行客 / 力強 / 刮風”等颇具俚语特色的说法，等等。这

些语言方面的细节处理十分灵活到位，既体现出了表达的多样化，增强了韵律感，又加强了夸张效果，使得故事通俗易懂，朗朗上口。

总而言之，通过以上〈風日比力〉的分析，可以发现中田译本对寓言故事的语言处理，整体上注重口语风格；这也是为了方便口口相传的口头传承文学的共同点。这种风格严格说来并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文章，反而更接近明清以后广为一般民众所喜闻乐见的中国式说书，所以可称之为说书风格。

3.2. 中田敬义的汉语学习简历以及中田译本的翻译流程大概

中田译本是译者中田敬义在北京一边勤奋学习语言一边协助口译工作的过程中完成的一部兼为汉译本的汉语教科书，“明治の時代を通じて清国語の教科書として使用された”⁵。它能够作为唯一一本具有说书风格的汉语版伊索寓言而得以顺利完成，不仅要归功于译者一心关注北京官话的执着动机，更是得力于他的汉语学习经历和较为特殊的翻译流程。

3.2.1. 中田敬义的汉语学习简历

中田敬义的经历在六角恒广 1999 的〈中田敬義——イソップ物語を北京官話に〉这一章节里有详细介绍。这里参考该章节，只回顾中田敬义至中田译本刊行为止的汉语学习简历。

1870 年（明治 3 年），13 岁的中田敬义为了学习汉语通过了选拔考试，离开故乡金泽求学东京。在此之前，他 8 岁就读完四书五经，已经具有了一定的汉文能力。翌年 1871 年汉语学所开设，他成为首期学生，直至 1876 年派遣留学北京，在此处勤学了六年的南京官话。“生来の勉強ずきと熱心さに加えて頭の回転もよかったので、いつも成績は上位を占めていた。その心底には、この漢語を自分のものとしていこうとする気概があったからである”⁶。1876 年中田敬义 19 岁时，适逢日本北京公使馆要求本国增派北京官话的翻译人手，于是他与另外两位同学一起被选拔出来派往北京留学。离开日本前夕，接受了渡部温汉译《通俗伊蘇普物語》的请求。

这时，在北京当地，威妥玛（英文名：Thomas Francis Wade）的《語言自邇集》是唯一的北京官话教科书，是以价格昂贵。于是中田敬义借了公使馆的这套书，让当地人誊写其中作为北京官话教科书的第一册，通过雇佣教师一对一地听发音和解说困难词句的方式来学习。换言之，在北京，根本没有学校那种学习环境。“中田のもとに北京官話を教えてきたのは、満州旗人の紹古英継つまり英紹古で、主として『語言自邇集』を書写したのを使った。そして『伊蘇普物語』の翻訳を語学の勉強をかねて指導したのは、英紹古の次子の恩禄である”⁷。

可以想象，中田敬义在留学北京之前就已经具有相当不错的汉语能力。虽然

⁵ 六角恒广 1999: p99。

⁶ 六角恒广 1999: p94。

⁷ 六角恒广 1999: p96。

至中田译本完成为止，中田敬义的北京官话学习时间也远不及南京官话长久，但是由于一方面已有了南京官话的一定功底，一方面又大大增加了实地的实践机会，是以他的北京官话进步飞速，得以逐步在他人的协助下完成中田译本这一结果也是完全可以预见的。

3.2.2. 中田译本的翻译流程大概

中田译本的日文例言 1 记录了该书的翻译流程大概。

余日本語ヲ將テ支那語ニ繙譯スルコト、此番ヲ以テ始ト爲ス、故ニ此書ヲ譯スルニ方リテヤ、其誤謬ナキヲ要シ、反覆丁寧、先ツ自ラ底稿ヲ起シ、大意ヲ譯スル一過、後北京人恩祿ナル者ヲ聘シ、一次ノ斧鑿ヲ加ヘ、一次ノ潤色ヲ重ネ、更ニ妥順渾身麗ナルヲ欲シ、耶穌教牧師北京人英紹古ナル者ニ校閱ヲ乞ヒ、妥ヲ欠クモノハ刪テ妥ニ就キ、穩カナラサルモノハ改メテ穩カニナシ、然ル後僅ニ稿ヲ脱ス、

字里行间透露着译者慎重严谨的翻译态度，从中我们还可以大致了解到至该书完成为止，每一次翻译都至少经过以下五个步骤才定下稿来。

第一步：消化并琢磨日语原书——中田敬义

第二步：译成汉语草稿——中田敬义

第三步：由母语者进行大幅度的修改——恩祿

第四步：由同一母语者进一步进行小幅度的修改——恩祿

第五步：由不同母语者进行校阅——英绍古

或许是因为中田敬义赴华之前已有相当汉语功底，所以并没有留下类似于合译的有关记录。但是，上述步骤明确意味着中田译本名义上是中田敬义的译作，英绍古父子亦功不可没。恩祿的帮助主要体现在语言形式方面，其父英绍古则不然。既然中田敬义特意强调了后者的耶稣教牧师这一身份，显然在最后的校阅阶段，英绍古在语言形式和西洋内容的整合统一上是发挥了一定作用的。

4. 中田译本与渡部温及其《通俗伊蘇普物語》的传承关系

如果没有渡部温和他的《通俗伊蘇普物語》，毫无疑问，中田敬义的《北京官話伊蘇普喻言》也就一定不会存在。在此意义上，究明渡部温是如何将《通俗伊蘇普物語》托付汉译的想法付诸行动这格过程，对考察《北京官話伊蘇普喻言》而言是不可或缺的一环。

4.1. 渡部温的相关态度和行动

渡部温这位人物，从江戸末期到明治时代，终其一生都从未从事直接与汉语教育相关的工作，但拥有作为英美研究专家·教育家·实业家等丰富经历，从而受到了很高评价。自 1875 年 7 月至 1877 年 1 月担任东京外国语学校校长这一职务期间，托付中田敬义将自己翻译的《通俗伊蘇普物語》翻译成汉语。具体的托付时间虽然没有明确记录可以参考，但曾被提及是在中田敬义即将离开日本前往北京公派留学前夕。根据此后中田敬义抵达北京为止的移动路线来推算，托付一

事大约发生在 1876 年 3、4 月之间⁸。换言之，在时间上，这次托付不偏不倚正好发生在《語言自邇集》登陆日本前夕，从而证明了渡部温在对待汉语教科书的问题上确实有先见之明。此事的三年之后——1879 年 4 月，作为出版发行人将花费两年半完成的《北京官話伊蘇普喻言》加以刊行的也正是两年前结束东京外国语学校校长任期，已经离开教育岗位的渡部温。

作为汉译的提倡者兼支持者，渡部温的这些举动在当时的日本国内可谓颇具先驱意义。因为正视缺少汉语教科书这一问题时，他并不局限于只盯着这一个问题，而是站在外语教育的立场来摸索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表露出来的是一种必须增加适合日本的更为有用的汉语教科书的胆识，或者亦可称之为决心。

4.2. 《通俗伊蘇普物語》被选定的理由

《通俗伊蘇普物語》的日译背景当中，有一个事实不得不提，那就是在明治以后的外语教育里，英语教育通常较之其他语种的教育处于优势，在方法论方面也更为进步。渡部温正是在如此的背景之下，既为英美研究专家又身兼英语教员。《通俗伊蘇普物語》的主要底本——*Aesop's Fables* 就曾是渡部温所教授的英语教科书。为此，渡部温自发地将这本英语教科书译成日语，刊行了《通俗伊蘇普物語》。单从这一点就不难想象出渡部温在英语教育方面有着卓越见识，思考着将西洋文学与英语教育结合起来，从实践和理论层面均能够正确理解如此结合的重大意义。

因此，我们认为《通俗伊蘇普物語》是渡部温有意识地将西洋文学的启蒙内容与日本江戸后期开始的咄本形式（参照 4.4）融合起来，成为了一部史无前例的同时具有近代因素和日本因素的独一无二的日译文学作品。而且这本书不仅停留于作为一个活用了英美研究和英语教育经验的副产品，还作为一本面向日本人的国语教科书等发挥了良好的社会作用。根据谷川惠一 2001，该书先是在刊行后不久就被刚刚起步的小学教育选为教科书，后来又被入选修身教科书，广为一般民众熟悉。如此客观的社会效果更加说明了《通俗伊蘇普物語》的日译是一次有意义且成功的尝试，从而也有力地证明了渡部温除了具有语学才能以外，同时也拥有教育家的远见卓识。

而同一时期依然沿袭着唐话稽古传统做法的汉语教育，在当时身为外国语学校校长的渡部温的眼里是如何看待的呢？已经发展到了极限，远远落后于同时期的英语教育，看不到近代化的进步节奏等等，答案极有可能是不容乐观的。于是，渡部温萌生了借助自己所积累下来的英美研究和英语教育的见识来解决问题的想

⁸ 根据六角恒广 1999 的记述内容，中田敬义前往北京的日程如下：中田敬义前往北京公使馆的派遣令 1874 年 3 月发出，于是他先乘船前往上海更新服装等等，然后再次乘船前往天津，最后从天津换乘马车进入北京，大约五月初抵达日本公使馆。文字中明确记录了中田敬义离开日本之前，在向校长渡部温辞行时被请求了翻译工作一事，因此我们推测渡部温是在 3 月或者 4 月时请求的翻译。

法，而最终摸索到的是将《通俗伊蘇普物語》的日译经验推广活用至汉译的做法。通过这一做法，追求与旧式中国教科书划清界限的新式教科书，“漢語学科の生徒に将来使わせようと考えたからであった”⁹。《通俗伊蘇普物語》本身兼具文学作品和教科书的性质，内容形式的結合也体现出了近代化过程中所要求的洋日融合的特色。综合渡部温的这种想法和《通俗伊蘇普物語》的这种特征来看，我们认为渡部温选择《通俗伊蘇普物語》来作为汉译原本的判断，于他而言无疑就是最佳决定。

4.3. 中田译本与《通俗伊蘇普物語》之间的传承关系

《通俗伊蘇普物語》所体现的渡部温的日译语言特色，明显包含了源于英美研究或者英语的相关理念。关于该书的语体，谷川惠一 2001: pp.289-290 曾做过如下评论。

本書は、総体として、「公衆」に向かって「おとしばなしのやうなくちよう」で語られた話を咄本の様式にまとめるという仮構の上に成立しており、このことが本書の文体を決定づけている。本書の文体は、江戸後期に出版された咄本と呼ばれる笑話集にならい、平易な文語体の地の文に軽妙な口語体の会話文を織り込んでいくというものである。よりリテラシーの高い読者をも獲得するため、多くの漢語を用いた漢字かな交りの本文になっているが、文体の基本においては本書と咄本とは同一である。だが、「いろは ばかり ならひしもの」から「諸君子」までを対象とするように咄本の文体を拡張し、「公衆」向けになろうとすることによって、咄本が持っていた笑いはきれいに失われてしまう。万人がひとしく笑うなどということはそもそもありえないからだが、こうして出現した、いわば笑えない咄本とてともいうべき新たな文体が本書の文体であった。

如果打个比方，把“公众”这个来自西方的概念比作播种的话，那么《通俗伊蘇普物語》所体现出来的“平易な文語体の地の文に軽妙な口語体の会話文を織り込んでいく”这种咄本¹⁰式的崭新语体就是播种的收获之一。

将中田译本的〈風日比力〉与《通俗伊蘇普物語》的〈風と日輪の話〉稍作比较，彼此之间的酷似性质一目了然，从而也充分证明了两书之间的传承关系。

〈風と日輪の話〉

或時日輪と風との間に。いづれのか強からんとのせんさく有て。争論果てしなし。さらばとかう云んより。今茲に通るかかる旅人に雨衣をぬがせたらんかた。力勝れりと定めんと。風まづ術を施して。寒くはげしき嵐を

⁹ 六角恒广 1999 : p96。

¹⁰ 笔者注：日本的短篇笑话集。

起せば。旅人はかたく雨衣をおさへ。吹き取れじと身に纏へり。其時日輪雲間より出て。赫々たる和光を放ち。霧を払ひ寒を除けば。旅人は暖気を愉快とし。日のますます照すに従ひ。遂に熱さに堪かねて。覺ず雨衣を脱すてたりと。そこで日輪の方勝たり。

暴を以て事を遂げ。威を以て人を伏せんより。物柔かに切諭して。人の心緒を解くにしかず。

从句子构成到整个故事的语言表现，无一不是口语风格这一点完全一致。连<風日比力>中出现的“有時候兒 / 雨衣 / 放開灼灼大光”，这些从汉语角度来看很不自然的语词表现，都可以很容易地在<風と日輪の話>里的“或時 / 雨衣 / 赫々たる和光を放ち”找到相匹配的答案。因为中田敬义的汉译的第一个步骤正是解读渡部温和《通俗伊蘇普物語》。关于这一点，中田译本的日文例言 2 做了如下说明。

原書ノ例言ニ云ヘル如ク、譯書ハ原文ノ面目ヲ改メサルヲ尊シトス、且ツ支那語ハ西洋語ト廻ニ、我國語ニ近キコト、甚タ多シ、故ニ此番ノ譯述ハ、務メテ原語ノ體ニ乖戻睽離セサルヲ欲シ、其本意ヲ錯マヲサル以上ハ、齊シク原語ヲ直譯ス、且云西洋書繙譯ノ如キハ、要トスル所口概ネ理義ニ在リテ、言語ニ在ラス、故ニ言語ノ差池ニ關セス、惟々其意ヲ取ルヲ旨トス、支那語ニ至テハ、然ラス、固ト語學者ノ参考ニ供ス、因テ語辭ノ吻合ヲ兼ネ要ス、

正是因为能够如此深刻领会，两本书之间的继承关系才能达到酷似这种程度。换言之，即使中田敬义年龄上不过二十出头，还难以完全理解渡部温的翻译理念，本着尊重渡部温日译的意愿，充分发挥自己的汉语能力，再加上得到了北京官话母语者的全力支持，做到尽可能忠实的直译这一点，估计也并非难事。

4.4. 中田译本的青出于蓝与与中国因素

另一方面，在“よりリテラシーの高い読者をも獲得するため、多くの漢語を用いた漢字かな交りの本文になっている”《通俗伊蘇普物語》中，渡部温有意识地多用汉字，多用源自汉语的词语及其他表现，以获得更多识字阶层的读者的这种努力，在摆脱了假名约束的中田译本里以其他方式表现了出来。除了来自西洋的地名、人名、诸神名等专有名词以外，正如中田敬义后来一言带过“原語の

発音で北京語に字のないものが多く、そのために字を新しく作った”¹¹的种种想法设法，中田译本的中文例言3的记录更将详细。

支那語中、知音未知字者、匪鮮、就稗史小説、考諸、亦無定律、故是書或假他字義相近者充之、或因其音、編造一字以足用、而此等字、皆揭之鰲頭、下必注音、或義、

于是，在付出辛劳的同时，受惠于其身处北京和汉字的语言环境，中田敬义在汉译时，遵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和语言习惯，较之底本《通俗伊蘇普物語》，至少在以下两点做到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试比较以下同一则寓言故事的日汉版本。

〈一双の壺の話〉

或河に一双の壺流れ下る。其一ツは陶にして其一ツは唐銅なり。唐銅後より声をかけ。「オイ陶さん一寸御待な。同伴に参りませう。成丈ヶ側へ御寄りなさい。私が保護て上るから」といへば。すえ「夫は難有。しかしそれが私には一番の禁物で御座います。汝が遠ざかつて居てさへ下されば。私は無難で下りますが。もし汝が近くよつて。錚然とでもおやんなさると。私は直に破滅て仕舞ます

余り強い者の近辺には居らぬがよい。何かもめが出来るといつでも弱方が負だ。

〈銅瓷兩罐〉

一道河、冲來兩個罐子、一個是瓷的、一個是銅的、銅的在後頭、對瓷的說、瓷先生等一等兒、一塊兒走罷、挨著我、我可以保護你、瓷的說、多謝多謝、但這是最忌諱的、若是你遠著我、我就無災難、若是你貼近我、喀嚓的給一聲、我就結了、

不在過強的人的左右爲美、生出是非來、常是弱的敗、

其一，中田译本不时地对《通俗伊蘇普物語》中的日文词语或表现进行适当修正。例如，《通俗伊蘇普物語》中的“陶”，傍训时，第一次作“やきもの”，第二次时作“すべ（さん）”，带有调侃的意味。中田译本则注意到虽然陶器和瓷器大致同属一类，但二者的表面光滑程度不同，并从“陶”的傍训“すべさん”得到启发，一改“陶”为“瓷”。于是，文中诞生了“瓷先生”这一刚进口到中国本土没多久的西洋式称呼，在原本的“すべさん”的通俗幽默之上更添了一股戏剧性的嘲讽意味。另如，中田译本将《通俗伊蘇普物語》里的“錚然とでもおやんなさると。私は直に破滅て仕舞ます”汉译成“喀嚓的給一聲、我就結了”这种极为直截俗气的口语，恐怕比原来的咄本式语气更能戳中笑点，从容应对时的那种干净利落、丝毫不见拖泥带水的态度就这么跃然纸上。

¹¹ 六角恒广 1999 : p96。

其二，中田译本舍弃《通俗伊蘇普物語》的小标题〈…の話〉做法，模仿中国“每則、撮其大意、短綴四字爲題、以便誦記”¹²的习惯，为每则故事都冠以四字小标题。四字标题的创作，既需要不错的汉语功底，也要求较好的逻辑概括能力；而中体译本的四字小标题，例如〈風日比力〉、〈銅瓷兩罐〉等所表露出来的，与故事本身略有不同，言辞上不求优美精深，但求通俗意明，几乎个个都达到了令人仅看小标题就能对故事大概猜出几分的效果。在伊索寓言的各种汉译本中，关注小标题制作的译本看似不少，可真正完整地做到了四字小标题的却只有中田译本一种。

5. 结语

通过考察中田译本的成书环境和过程，将同时期日本国内的汉语教育情形扩展至整个外语教育情形纳入观察视野，重新思考相关的多文化因素及其意义，该书的所带来的意义发生了改变。特别是作为上述诸种情况中的重要一环——渡部温及《通俗伊蘇普物語》，通过揭示他们与中田敬义及中田译本之间的传承关系，发端于渡部温与近代化同步的外语教育构想，中田译本实际上成为了集中并继承西洋、日本和中国等多文化因素，又经过消化变容而诞生的产物。其中，中国因素主要反映在了该书的汉译语言特征方面，西洋和日本因素则更为广义地引导并促成了该书的完成问世。

〈参考文献〉

- 谷川惠一（2001）〈《通俗伊蘇普物語》解説〉，《通俗伊蘇普物語》，岩波書店，pp. 276-295
- 中田敬义译（1879）《北京官話伊蘇普喻言》，六角恒广编《中国語教本類集成第一集第一卷》，不二出版，pp. 171-216
- 新村出（1925a）〈西洋文学翻譯の嚆矢〉，《南蛮廣記》，岩波書店，pp. 266-293
- 新村出（1925b）〈伊曾保物語の漢譯〉，《南蛮廣記》，岩波書店，pp. 294-324
- 武藤贞夫（1970）《江戸小咄の比較研究》，東京堂出版
- 六角恒广（1984）《近代日本の中国語教育》，不二出版
- 六角恒广（1989）《中国語教育史論考》，不二出版
- 六角恒广（1994）《中国語書誌》，不二出版
- 六角恒广（1999）《漢語師家伝》，東方書店
- 渡部温（1873）《通俗伊蘇普物語》，岩波書店（2001）

¹² 中田译本的中文例言 4。